

青青园中葵

◆董全云

母亲指着楼角篱笆旁的绿色叶片说，这就是落葵，也叫木耳菜。我却想起了一句诗，但是落葵就像一个隐者，藏在母亲的菜园篱笆一角。它质朴肥厚的叶子，适于清炒，或者随锅下到汤面里，碧绿莹莹。

诗经中说“七月烹葵及菘”，足见其之古老，老得像首歌，静静地攀爬在母亲菜园的篱笆上微微地笑。汉乐府诗集《长歌行》中也有它的影子：“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葵多以美好的意向呈现，古时曾被奉为百菜之王，叶片嫩滑鲜美，白居易《烹葵》形容葵菜“绿英滑且肥”。美食家苏东坡也曾特意写诗赞葵：丰湖有藤菜，似可抵蔬羹。这什么美食一到苏东坡的笔下，就更让人垂涎。

可是世间的一切事物有兴趣也有衰败。随着烹炒方式的变化，葵菜也渐渐退出餐桌。倒是葵家的亲戚，如今都戏剧地变成了花朵，如蜀葵、木槿、扶桑、芙蓉、秋葵，等等。只有冬葵和落葵还仍旧执着地坚持蔬菜的本色。

落葵得名，大概是因为其常蔓延于篱落之间，相传它的叶子最能承接露水，常年被露水滋润，故而叶片才会生得格外鲜嫩。水灵灵的、嫩生生的，青色经络清晰，让人仿佛看见整个夏天的阳光。母亲说炒落葵叶子要糯软才好，味道鲜美得很。不过她不叫它落葵，只叫它木耳菜，就像叫我的名字，只叫“二姐……”

采落葵很好玩，一片片地掐嫩叶片，一次掐一把就够了。母亲说来摘时用指尖采，轻轻地放到小筐里，一片，又一片，敦厚的叶子，特好玩。简娟说，摘落葵可是要拿着大篮子，一直摘到日暮黄昏才歇手，“愉快地像诗经时代的女人背一大篓野菜回家”。

八九月的落葵，便如女儿家一般开了花，初白后红，白里透着淡淡的紫。渐渐地，蔓上结了累累的小果子，圆圆的，最初绿色，熟了深紫黑，小葡萄一样。我会掐破了涂指甲，涂嘴唇，甚至在白纸上画画。洒染后的果汁会变成红色，如果不小心弄到了衣服上会挨母亲训斥，因为怎么也洗不掉。

古人把这些缀于嫩茎上的紫黑朱果称为“胭脂豆”。南北朝医家陶弘景说，其子紫色，女人以面粉敷面为假色。一个“假”字，借出天地色彩，令人遐想，这小小的胭脂豆，究竟曾涂抹过怎样俏丽动人的脸？

“口红藤菜子，不用市胭脂”，挑了少许的胭脂豆在手心里，沾了些露水慢慢揉开，洒在脸颊上，便见白嫩嫩的脸蛋上嫩红轻染，生儿从皮肉里透出来，如同染了几缕四月的华信风，说不尽的桃笑李妍。如果拿落葵种子的汁液染信笺，定不亚于薛涛的桃花笺。

九月，落葵的叶子依然肥厚，枝蔓的尽头已然缀结胭脂豆。多念几遍这些胭脂豆，心头竟生出些许宋词的婉约美好味道。落葵，这个从诗经时代走来的古老蔬菜，于历史的砖缝里，于美人的姘紫嫣红胭脂中，斜出一支青绿叶蔓，低调内敛，敦实朴素。

史海钩沉

胸怀天下苏东坡

◆叶剑秀

郑县的三苏园，为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苏辙与其父苏洵的墓地陵园，如今已是颇具规模的人文景观了。我已不知去过几次了，或与文友同行，或独自一人游走在墓园深处。

大凡喜欢文字的人，皆崇尚于先贤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在恰当的时机，试图走近圣贤安葬的栖息地，透过若隐若现的冥冥幽径，沿着先人的来去归途，去寻找文学的真谛。似乎读懂了，就打开了自己的思维脉络，笔下的文字自然就有了灵性和光辉。这种灵魂的膜拜，是真实自然的渴求情结。

苏东坡无疑是神圣的，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厚重而深奥的大书。

一个小雨缠绵的午后，三苏园里难得的静谧，早已不见了游人的踪影。我独自坐在东坡墓前，虔诚地拜谒，静静地与之对话，倾心聆听一段尘封久远的追忆和诉说。

苏东坡自幼受父苏洵熏陶，饱读诗书，才华横溢，公元1057年，与其弟苏辙

同科进士，初任河南福昌令伊川西主簿，后经制科考试，进策二十五篇，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初入仕途，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心怀远大抱负。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诬为“谤讪朝廷”，贬谪黄州，后移汝州。从此，苏东坡在宋朝政坛上几起几落，曾出知杭州、颍州、官至礼部、兵部尚书，也曾遭贬徙惠州、儋州，可谓仕途坎坷，命运多舛。一生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个皇帝，在朝官至吏部尚书、翰林学士，在地方上当过八个州的太守，政绩卓著。在诗词文赋和书法绘画方面也有很高造诣，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

苏东坡曾与弟苏辙多次游览郑县，登临黄帝钧天台，北望莲花山，嵩山余脉下延，南眺汝水，峰峦绵亘，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因而赞赏此处“形胜类其乡”“状若列眉”，酷似家乡四川的峨眉山，便约定此处为归宿地。兄弟二人先后亡故，均葬于此，后迁其父衣冠，即为今日的三苏园。

苏东坡一生为后世留下上百万的文集，或诗词，或杂论，似乎诗词的成就更为人敬慕，尤其那首气势磅礴、千古绝唱的《赤壁怀古》，摄人心魄，便是他才情盖世的释放与佐证。

但我更喜欢他不加雕饰、颇含意蕴的随笔文字。苏东坡和古代大多文人贤士一样，信奉才居官，仿佛做了官，才有更为广阔的施展平台，才能辅佐朝政，才能护佑苍生。官确实做了，并做得不小，却发现仕途的复杂远不是他想象的美好。一个满腹经纶、才华怒放的天才，必是有几分文人的性情与孤傲，无论如何难以做好左右逢源、谄媚奉承的政客。虽然他满怀天下意识、为民情怀，也必是注定了他孤独失意、旷世寂寞的人生结局。

官场是暗流涌动的巨大漩涡，处处暗藏卑鄙的伎俩与阴谋，也是最能扼杀人性的，而人性又恰恰是文学的命脉。苏东坡是天赐大智的骄子，虽然被仕途遗弃，但终究是文学和艺术的绝代之神。



停歇(摄影) 吴建国

光阴慢

时光恰恰好。正值六月，车似箭，人如羽，时光是弓。

外面刚入夏，而此时的下伏头，似一个刚刚从母亲襁褓中苏醒的婴孩，轻揉睡眠，季节葱茏，晚春的柔与初夏的慢交织在一起，时光朴实，青春无华，禅意十足。

这儿的光阴好慢呀！如江南的雨，下了便不会停，似北国的松，斗雪傲霜。

空气中尽是迷人的芳香，这种香，来自大自然，不是人工制造的香，同行人说，这是吃针磨出来的香，下伏头曾经盛产香料。香是蚊香，熏香，是《红楼梦》中晴雯用的香，袭人身上的香，更是黛玉哭着的焚的香。

“宝马雕车香满路”；“笑语盈盈暗香去”；虎头山果然如虎，添了翼便可以腾飞；红岩漏像极了人生的沙漏，漏掉不快，扔掉负累，剩下的全是福报；下伏头定然是老天钦定了时间表，你走着不觉得累，身上也轻。时间走慢了，岁月走长了，在外面所有的匆匆，化成了慢，不枝不蔓，不急不躁。时光缓行，寿命自然被拉长，我们都成了方外之人，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川流不息的人生行程中，为自己找了一处恰到好处的驿站。

人与自然

光阴柔慢似前生

◆古保祥

那些原生态的庄稼们，黄瓜矜持，番茄娇羞，豆角轻笑，正如下伏头的乡亲们，不会傲，你来了，就是笑，全是迎。这世上有一种标本兼治的良药，叫笑。红尘一骑，贵妃窃喜；苏轼多情，华发早生。我们正是缺乏这种笑，笑红尘沧桑，笑世事悠长。

时光雅

夜宿下伏头。睡意全无，与友人在风中狂奔。好静的夜，一片苍茫，唯有风，在夏的倚仗下招摇。除了风，还是风。好大的风，好柔的风，不需要空调，空调容易生病，自然的风，硬生生挤进每个房间里，掠过玉米的额头，播了粉，施了妆，风是最佳导演，将下伏头的夜染成了风花雪月，我想到了一个成语：春风度人。在夜里飞奔，老害怕有人追赶，在

新书架

《巴黎圣母院》：雨果第一部浪漫主义小说

◆黄凌霞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第一部长篇浪漫主义小说。《巴黎圣母院》艺术地再现了400多年前法王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历史真实，宫廷与教会如何狼狈为奸压迫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怎样同两股势力英勇斗争。小说中的反叛者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和面容丑陋的残疾人加西莫多更是作为真正的美的化身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而人们在副主教富洛娄和贵族军人弗比思身上看到的则是残酷、空虚的心灵和罪恶的情欲。作者将可歌可泣的故事和生动丰富的戏剧性场面有机地

连接起来，使这部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小说浪漫主义色彩浓烈，且运用了对比的写作手法，它是运用浪漫主义对照原则的艺术范本。小说的发表，使雨果的名声更加远扬。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2年至今已出版十余种《巴黎圣母院》，先后收入“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增订版”“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等，俗称“网格本”的版本也于近期重新面世。《巴黎圣母院》作为雨果的第一部引起轰动效应的浪漫派小说，于1831年出版问世。

影，像幻灯，像丰碑。

历史从来都是让人缅怀的，可我在下伏头，面对那些沧桑的石刻，我首先想到的是战乱，涂炭生灵，忽然想到了自己正处干盛世中，禁不住心生忐忑，感愤年华如水如梭，不知道如何报答、感恩。

让我心动的还有下伏头的槐树。我曾经遇到过上百年的国槐，它们的身躯，早已经被时光的刀削成了千疮百孔、奄奄一息，而下伏头上千年的槐，让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希望，树照样可以胜得了光阴，而我们呢？

漫步在下伏头的石板路上，偶尔有一两个乡亲路过，抬手向你打招呼，你坐在树的荫蔽下，轻垂眼睑，任日子荏苒，听流水落花。

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份世外桃源。

每个人都做过一个逃避现实的梦。

人生不是用来逃避的，苦难从来最怕的就是面对。

而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找一隅狭窄的角落倾诉悲伤，无可非议。来过了，但不会忘，走时，心生怅惘。明人陈继儒有《小窗幽记》，描述田园生活，赞美隐居生涯。而我忽然想到了两句诗：“又是春归烟雨村，一枝香雪度黄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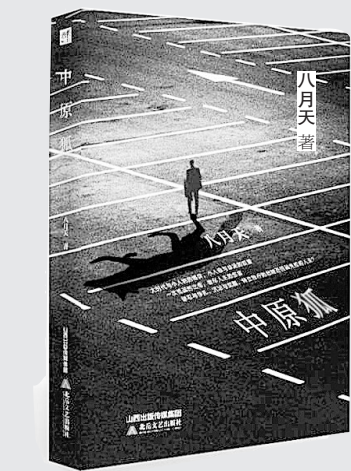
宋书恩曾经感叹，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态度，其影响真是不可估量。贾老师把他从一个不被注意、几近辍学、处在集体边缘的学生，变成了一个令人瞩目、同学羡慕的校园名人。

高一的升级考试，宋书恩总分进入年级前十，班级第三，语文分荣登年级第一，他在学校更加闻名。

宋书恩赶上了高中恢复三年学制的第二届，进入高二前分科，重新分班，宋书恩选择了文科，仍在三班，班主任仍是贾老师。

也许是精神好的原因，他不光文思如泉涌，写出一篇美文与诗作，学习起来也轻松顺手，连平时不喜欢的物理、化学也变得容易。那时候，他真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在给焦楚扬的信中写道：“如今，我不光有着丰富的写作灵感，学习起来也轻松自在。我看到了自己的潜力，我看到了未来在向我招手，我看到了北大在召唤我……亲爱的，努力吧，让我们练好文章，学好功课，一起向大学迈进！”

进入高二不久，贾老师突然调走，去了县团委工作。临走他还专门叫宋书恩谈了一次话，告诉他“要克服自卑心理，树立‘我行’的心态，等考上大学一定要为



他祝贺。

但这个微小的变故对宋书恩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登时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好像被抽走了主心骨，好多天精神都恍恍惚惚的，期中考下滑到班里第二十一名。新换的班主任邵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教师，对每个同学都很慈祥，但对那个同学都不会过分亲热。宋书恩的变化没有引起他丝毫的注意——在青春期的躁动中，一个人的变化可以

说不可思议。

这段时间，宋书恩的内心充满了失望与不安，他无心学习，无心写作。年终大考，他的成绩滑到班里第三十名，中游靠下。拿到成绩单那天上午，正好收到大哥寄来的二十元钱，他眼泪止不住地涌出来。他跑到操场，不停地围着煤屑跑圈，直到深夜。

我这是怎么了？不就是换了个老师吗？不就是不被老师重视了吗？而自己在贾老师重视之前，不是也默默无闻地在努力——那时候，虽然在班里不起眼，自己心中却充满了斗志，暗地里捏着一把劲。

他想起多充满沧桑的面容，想起家里的破败，想象大哥在深深的矿井中挖煤的情景，还有那个为他庆贺的酒宴……

他回到宿舍，拿起脸盆跑到水房，用冰冷的水把自己的头洗了个透，寒冷让他有点抖，他感觉自己的心在收缩。

宋书恩，你必须振作，必须振作！宋书恩在心里反复地对自己说。他举起双手，伸直颤抖的身体，又一次冲向操场。在四百米的煤屑跑道上，他足足地跑了三十圈，寒冷烟消云散，汗水把他的内衣浸得透湿。

连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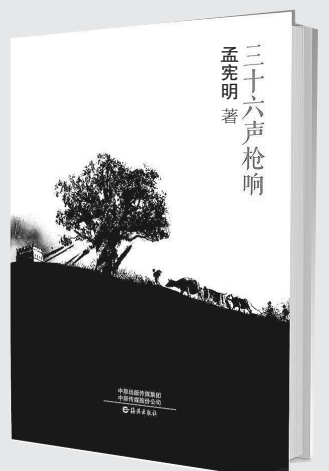
“好。《满江红》是岳飞在抗击金兵时写的一首词，很有气势！现在大家跟我学。”

孩子们低头看书。丹红教：“满江红。”孩子们学：“满江红。”“怒发冲冠。”“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疙瘩奶奶的母鸡又嘎嘎了，咯咯咯地叫起来。疙瘩奶奶抱住鸡，连忙用衣襟蒙住母鸡的头。母鸡的叫声真的是太响了，似乎全世界都能听见！

“抬望眼，仰天啸，壮怀激烈……”女人们翻晒着粮食，羡慕地看着孩子们念书。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牛羊们山坡上越吃越高，白云在它们脚下飘浮。

“壮志饥餐胡虏肉……”布袋家的公羊最逞能，一挺一挺地爬上了山梁，其他羊们也跟着往上走。“笑谈渴饮匈奴血……”天蓝似海。云白如幻。“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一颗炮弹呼啸而来，在山梁上爆炸。公羊惨叫一声，倒了下去。高峰山高喊：“鬼子发现了我们的羊！乡亲们注意隐蔽！”女人们连忙收粮。孩子们收起课本。又一发炮弹越过山梁，在山沟里轰然爆炸。龟村从望远镜里发现了山梁上的羊，有羊就有人，于是炮弹就追了

过来。

群众被迫再次往山上急逃。代理民兵队长田唯唯走过来与主席高峰商量：“主席，你带大家往山上走，民兵队在这儿打他们一下吧！”

高峰想了想：“打了就走，不要恋战！”

“放心，我们跟着胡队长学过好几招呢！”田唯唯对杨石头、田宽囊和马老三一挥手：“走，我们到崖上！”

“唯唯，我们呢？我们是女民兵！”魏兰英跑过来，强调着“女民兵”。

唯唯看着她们想了想，说：“你们还是跟主席上山吧！”

“唯唯，看不起人不是？”刘明理喊着，背了枪跟过来，“刚学会打枪了，不抡枪咋杀鬼子！”

“好吧，听我的指挥啊！”唯唯大声说。“放心吧！我们听指挥！”三个女人应道。群众旁围观转移了。七个民兵往山上继续爬。魏兰英和刘明理扛着两篮子地雷。“娘！”石梁和二小跑过来。